



文：綠騎士

兩張畫像 零芝靈沙

梁思成曾對他說：「你應該去，我們支持你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這個，你要去你就終身到那裏去，就是終身，一生都要獻給敦煌。」常書鴻不但知道，更是夢寐以求這一輩子的皈依，連作畫家的理想都肯放棄。

秋冬、巴黎。走在塞納河邊，寒風拂着沿岸的書檔。有許些都關上了，一色墨綠的帳蓬，如巨大的落葉，裏面蓋着許多古老的書籍，頁間懷夾着不知甚麼珍寶。就不禁想起遠遠的敦煌：鳴沙山，千佛洞，戈壁……常書鴻曾經流連在那一個書檔上？

近幾個月來，更會惹起這思絮了。因為在街頭，在地鐵站裏，在使人眼花繚亂的海報陣中，有一張特別吸引人：一個中國小女孩，烏墨短髮蓋着圓圓的紅臉蛋；黑珍珠似的瞳眸，肯定地看着世界；略厚的嘴唇緊閉，一臉倔強。土氣的藍線格子上衣反映着平樸的生活環境。筆法細緻而肯定。畫象很有個性。而畫後面蘊藏着的故事，更是感人：是常書鴻畫女兒沙娜。

賽努奇（Musée Cernuschi）東方美術館舉辦一個展覽：《華人藝術家在巴黎》，展出1920-1958年旅法的中國畫家，從林風眠到趙無極。其中有劉海粟、常玉、潘玉良等人的作品。常書鴻的畫只有三張，其一是被採作海報的沙娜畫像，那時她四歲（巴黎現代美術館借出）。有一張是畫西方模特兒的裸女體。另一張作品《病婦》（里昂美術館借出），那位躺在牀上，額頭上墊着冰布帶，發燒得雙頰緋紅的年輕婦人，正是他的妻子陳芝秀。

這個纖秀的江南女子，在楓橋鎮上長大。是常書鴻的表妹，因是養女，無血緣關係。他1904年在杭州出生，十九歲與她初見面便一見鍾情。當他開始在浙江省立工專任教時，便不顧家人反對，堅持退掉了父母早已為他定好的婚約，與陳芝秀在西子湖畔結婚。

1928年，婚後第三年，這位年輕畫家遠越重洋到歐洲追尋他的藝術夢。先是在法國中部里昂肄業，四年後進入巴黎高等美術學院。陳芝秀聰慧好學，這期間開始學習雕塑。而在短短數年間常書鴻的才華已如朝陽般升起，一連數屆奪得具權威性的春季沙龍的金牌和銀牌獎。此外，夫妻倆非常活躍，參與創辦中國留法藝術學會，家中有如個小型沙龍。一對璧人，在友輩中最讓人羨慕。

1931年時女兒出生，取名沙娜；名中採了「沙」字，似乎竟是冥冥中與命運作了一個重要約會，他們會到大沙漠去。1934年他畫了《畫家家庭》（現藏於杭州浙江省博物館）。圖中一家三口，美滿溫馨。事業和家庭，都像一條康莊大道，待他踏足而上。

巧遇敦煌畫冊

而塞納河畔的徘徊，竟改變了一切。常書鴻無意在一個舊書攤上，翻閱到一本畫冊，上面許多甘肅敦煌的壁畫和彩塑圖片、仙佛、情景、人物……既宏麗又精緻，既奔放又細膩，是《敦煌圖錄》。這是法國探險家漢學家伯希和在1908年到敦煌考察時，拍攝的大量石窟圖片匯集而成的畫冊。這是常書鴻第一次聽到敦煌的名字，使他震撼不已。北魏到大唐的精魂，潛伏在書中，在遙遠異國的河邊終於等到有緣人相會。他在書檔上翻閱得愛不釋手，但是買不起。終於書檔主人告訴他可以去專藏亞洲文物的吉美博物館看原作。

站在一幅幅攝人心魂的唐代敦煌大幅絹畫前，他像發現了寶藏山，又像被當頭棒喝，更是很內疚。在回憶錄《九十年春秋》中曾這樣寫：「面對祖國如此悠

久燦爛文化歷史，自責自己數典忘祖，真是慚愧之極。」自此敦煌夢在他的心田中埋下了強頑的種子。他毅然決定放



▲賽努奇博物館，今年9月9日至12月31日展出《華人藝術家在巴黎》展覽。（作者提供）

棄在法國難能可貴的初步成就，回國去，更一定要去敦煌。

妻子已習慣了法國生活，本不願就此離開，但終被他說服。1936年9月，他先回去，擔任國立北平藝術專校教授。

他回國不久，盧溝橋事變便發生了。翌年陳芝秀從巴黎攜女歸來，猶未及訴離情，常書鴻便攜眷隨校輾轉南遷。中途經貴陽，這天，陳芝秀與女兒獨自在旅館中，遇到一場大轟炸，死裏逃生。常沙娜憶述：「甚麼都炸光了，那怎麼辦呢？在附近有個天主教堂，在那裏安頓了一個多月。在這個階段，把我母親的這個心重新穩定下來，成了一個非常虔誠的天主教徒。」

一生都獻給敦煌

1941年夏天，這一家終於暫時結束了顛沛流離，在重慶安頓下來。這時，他們的兒子嘉陵誕生了，一家人其樂融融。可是常書鴻魂牽夢縈着敦煌！第二年，機會終於來了：成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提案獲得通過，在徐悲鴻與梁思成的大力推薦下，于右任正式聘請常書鴻為副所長。他美夢成真的時候，便是她惡夢的開始。據常沙娜憶述：「我印象裏頭，在法國他們沒吵過架，一路上逃難也顧不上吵架，大家是互相照顧啊，安撫啊什麼的，後來到了重慶就為了去敦煌，就開始了。去不去就開始吵。剛剛安定下來你又要折騰，你要去你去吧，我不去了，沙娜要上

學，嘉陵剛出生，後來我父親說，好，你不去也可以，我先去。」

1943年春節剛過，常書鴻帶領五名成員，從蘭州出發，歷經個多月的長途跋涉，最終到達敦煌。梁思成曾對他說：「你應該去，我們支持你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這個，你要去你就終身到那裏去，就是終身，一生都要獻給敦煌。」常書鴻不但知道，更是夢寐以求這一輩子的皈依，連作畫家的理想都肯放棄。

初到莫高窟的一段時間，他常看二五四洞窟中，那幅名為《薩陁那太子捨身飼虎圖》的壁畫。他曾這樣描寫當時的體悟：「我想，薩陁那太子可以捨身飼虎，我為甚麼不能捨棄一切侍奉這座偉大的民族藝術寶庫呢？」

那時敦煌是一遍荒破，莫高窟的保護工作極為艱苦，就靠這份無私的奉獻精神支持下來。但在這荒蕪的沙漠上生活，他愈來愈想念妻子，一封封家書催促她來敦煌團聚。大半年後她終於妥協

了。常沙娜憶述：「我媽帶了一身的委屈，勉強地走了。」

這個纖雅的江南少婦，跟敦煌粗獷艱苛的生活環境格格不入。葉文玲（《大鴻飛天——常書鴻傳》作者）說：「所以這種生活巨大的落差，造成了陳芝秀很長一段心理上的一種不適應。」起初陳芝秀依然盡着妻子的本份，在那間土房裏持家理務。初進莫高窟，她同樣被那些精宏的彩色造像和壁畫震撼了，並開始拿起雕塑刀。但這些都不足以教她接受這荒涼的環境和艱苦的生活。而且，沙娜和蕭默（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都分別指出：「作為一個虔誠的



上海篆刻家施元亮篆

天主教徒，她很難投入佛教藝術。」

而這段時期，政府應允的經費遲遲未到，工作遇到很大的阻礙，來自各方面的壓力使常書鴻的脾氣變得很暴躁。吵架成為家常便飯，家中氣氛像個戰場。

在這種情況下，1945年初來了一個新的總務主任趙忠清，正是陳芝秀楓橋鎮的同鄉。在荒遠邊陲，難免特感親切，兩人的感情竟暗中大度進展。不久，她託詞去蘭州檢查身體，與趙私奔。當常書鴻發現了真相時，震驚不已，策馬狂追，終於昏倒在戈壁灘上。幸好被人救起，經過三天的搶救，才得以保住性命。

恩愛夫妻成陌路

從西子湖邊到塞納河畔那段如詩的故事，在大漠風沙中碎為塵埃。二十年的恩愛夫妻成為陌路人。十四歲的沙娜停止了在酒泉中學的學業，回來代替母親照顧小弟，並全面投入學習臨摹壁畫，三人心定中都充滿怨恨。

天公並不寬待回到江南的陳芝秀。幸福時光短暫，解放後趙被劃為反動分子琅璫入獄，她亦被戴上反動軍官家屬的帽子，生活艱難。然後趙在獄中去世，她改嫁一個工人，生下一子，生活更窘苦了，靠替人洗衣，當傭人找生計，晚境淒涼。巴黎那個優雅的女雕刻家和沙龍女主人在命運的泥沼中沉失了。

除了被世人唾詆為負情寡義，貪圖安逸，最可哀的是，親生兒女都不肯原諒她。嘉陵拒絕跟她見面，他受的傷害太深了。沙娜倒是跟她見過一次，更在經濟上給母親提供幫助，陳芝秀在給女兒的一封信中寫下了這樣句話「一失足成千古恨」。

陳芝秀離去後，常書鴻絕口不再提前妻。1947年9月，他與學生李承仙結婚，婚後育有兩子。他倆志同道合，甘苦與共地為敦煌這曠世奇寶立了無可估



▲常書鴻所繪的常沙娜畫像，成為是次展覽海報。常沙娜也為國際知名敦煌學者、畫家，曾任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院長。（作者提供）

中履執允

文：何志平

冬至

冬至到了，走在街頭，卻滿眼鋪天蓋地的聖誕氣息，年輕人也多在討論聖誕派對計劃。冬至與聖誕，同在歲末，接踵而至，冬至難道真不如聖誕？

其實不然，香港是中西文化薈萃之地，既有聖誕聯歡大會，也有冬至大餐。冬至與聖誕，各有不同擁躉。冬至，在每年陽曆的12月21至23日之間，俗稱「冬節」、「長至節」、「亞節」。中國人歷來都重視冬至，因為這一天是陰陽交界之日，陰氣將盡，陽氣快將到來，是冬天之極，也是春天之始。古代朝廷行祭天之禮，民間則祭祖，或者一家晚飯團聚，北方吃餃子，南方吃湯圓，視為「小年」，慶祝十分隆重。時至今日，香港人的習慣，是全家聚集一起吃飯，叫「做冬」。大多數公司機構亦會遵循傳統，早放工三兩個小時，令員工可以及早趕車，回家準備晚飯。但由於冬至常常在工作日，故而那晚酒樓食肆生意火爆，席位往往幾周前已被訂滿，很多人不得不選擇提前「做冬」。

聖誕節的產生和來源，則非常複雜，且與冬至日有莫大的關係。公元274年，羅馬皇帝奧勒良指定一年中白天最短的日期——12月25日，作為羅馬帝國官方慶祝敘利亞太陽神蘇裏耶和伊朗太陽神米特拉重生和回歸的節日 Dies Natalis Solis Invicti（意為「不可征服的太陽」生日），用中國的概念表示就是羅馬曆法的冬至節，一直持續至基督教被定為國教之後禁止。早期基督教會為利用該假日的舊有影響，也試圖把異教徒的風俗基督教

化，將耶穌生日選取在這一天。所以除卻宗教意義，聖誕日實際上就是西方的「冬至日」。聖誕節，也是講求全家團聚，圍坐吃火雞。

香港人既過冬至，亦過聖誕。聖誕節，香港人還會有公眾假期。過冬至是以家庭為單位，過聖誕是以個人為單位，開聖誕派對、交換禮物之類。兩個節日距離雖近，卻不會衝突。西方的聖誕大餐也好，中國人的冬至也罷，都和除夕夜的團年飯一樣，是飲食的盛宴，更是親情的盛會。

「冬至近年末，年末近思歸」，我喜歡團圓的日子，更盼望每年冬至的聚餐。一家人圍坐特別的溫暖，算是除夕團年飯的預演。即使無甚有趣的話題，也令一餐飯在不知不覺間成了家庭儀式，記下日後家族團圓的影像，猶如在一飯桌的美食面前，照一張全家福。

所謂「冬至一陽生」，冬至的「一陽」，既是日照增加所帶來的陽氣，也是人類在節日團聚，互相送暖的仁心。冬至到了，聖誕近了，無論何種文化，在寒冬的時分，與親友慶祝節日，圍坐而食，彼此取樂，是人類的本性。希望大家可暫時忘記一切分歧和憂慮，為大家能團聚而感恩及珍惜身邊的人，及身邊的所有。

冬至，冬至，人至，心亦至，情才會至！

何志平

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

量的豐功，似乎也成仙成佛了。

陳芝秀在七十五歲時去世，常書鴻聽到消息也只是一陣愕然，平淡地問了兩句。直到在自傳回憶錄《九十春秋》中，她離他四十八年後，才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怨恨之後，又感到自己心頭襲來的一陣自我譴責。是啊！我沒有重視她的思想情緒。這一切都是我過去所忽視的。」終於也有一句體諒話。

這天參觀者不多，展覽廳很寧靜，幽暗的場地中柔亮的照明燈投在畫上，如從陰沉的歲月長河中浮出了兩片凝定了的時光水晶。

《病婦》這張畫使我愈看愈感觸不已。他的筆觸溫柔：她雙頰發燒得緋紅，若現嬌美，嘴兒微張，眸子疲倦卻仍是晶瑩。畫的是病人，但畫面仍是呈着安祥的氣氛。是的，雖抱恙，她仍在幸福中。這段時期，相信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那時她怎會預料到，前面等待她的只有無情的流沙陣。

陳芝秀下半生有如零落的殘芝。就算她的移情別戀或可得到別人諒解，但拋下作母親的責任則恐怕難為世人所容。其實她最大的「缺點」是：她只是一個平凡的女子，而非一個堅強的偉人。她有自己的限度，未能為配偶的偉業奉獻自己。她基本的「致命傷」是她並非一個「敦煌癡人」。她錯過了一場偉大的文化使命，她錯過了丈夫和兩個孩子的愛。在生命這場狡猾的賭博中，她輸得徹底。

再看四歲小女孩的畫像，那小圓臉上，沒有普通孩子傻乎乎的憨笑，而是一臉倔強，彷彿預感到曲折的前途，要無比的勇氣與毅力才能闖前。她成功了，她的成就璀璨。

沙娜在十四歲時便隨着研究隊，攀上「蜈蚣梯」到各窟中臨摹壁畫。勤敏加天份，敦煌古遠的靈氣沁透了她。之後

她遠赴波士頓研習西方藝術。回國後致力於設計藝術的發展，中西並合，大膽地將敦煌宏麗大氣的線條，唐代流行的藻井圖案，卷草紋樣等運用到現代設計中。更是眼光寬遠，面向世界，成績斐然，培育出一代又一代的設計家。



▲常書鴻（右）和夫人李承仙在敦煌，時為1979年（資料圖片）

了……」

今天，在巴黎一個幽美的大花園邊，這座宏俊古宅式博物館裏，兩母女回到七十多年前，在牆上重逢。她倆相鄰相近，又各在自己框中，永不能再相觸。四人有幸成為一家子，卻相互傷害至此。其實各有自己苦衷，誰都沒有完全錯。人間愛恨纏綿之複雜，比敦煌數百窟有過之而無不及。

塞納河畔，寒風吹得書檔帳篷拍拍，像不規則的心跳。風聲間，彷彿有絲絲嘆息來自東方遠處的沙漠。敦煌無數的故事中，有這哀怨無奈的一段。

綠騎士

旅法華人作家、畫家

備註：常書鴻（1904—1994），滿族，生於浙江杭州，自稱「敦煌癡人」。他是中國第一代敦煌學家，一生致力於敦煌的研究和保護，被國人尊稱為「敦煌的守護神」。曾任全國人大代表、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甘肅省文化局副局長、國家文物局顧問等職，並為多所大學教授。